

杨澜访谈录

之
纵横



杨澜
Yang Lan
编

译林出版社

杨澜访谈录

之纵横

杨澜
Yang Lan
编



YZLI0890121860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杨澜访谈录之纵横/杨澜编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

2012.1

ISBN 978-7-5447-2440-1

I. ①杨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名人—访问记—世界—现代
IV. ①K8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33959号

书 名 杨澜访谈录之纵横

编 者 杨 澜

责任编辑 王振华

特约编辑 华 丹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译林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5.25

插 页 14

字 数 200千字
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2440-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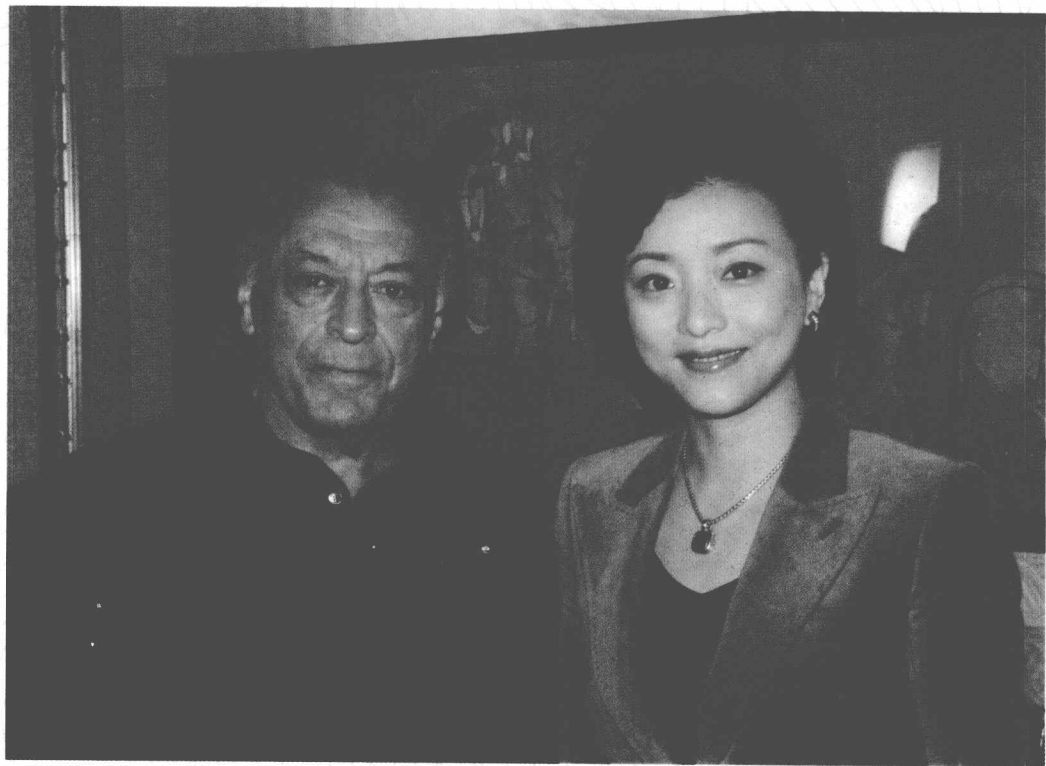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32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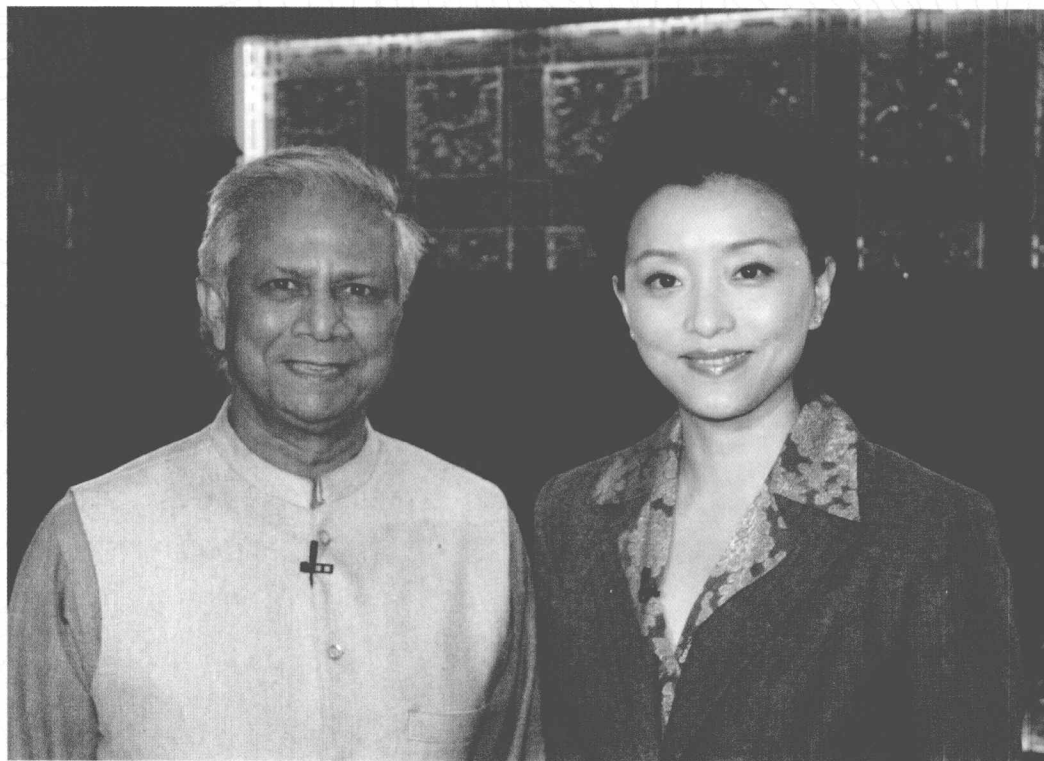
普拉西多·多明戈

多明戈告诉我：“每天早晨醒来，当我知道自己还可以唱歌，就觉得无比幸福。”听到这句话后，回看他的过往：他取得的成就、他创造的无数传奇、他频密的工作安排……一切似乎都有了根源。



祖宾·梅塔

“这孩子是一个天生的指挥家。”著名指挥教育家斯瓦罗夫斯基，祖宾·梅塔的老师这样评价他。



穆罕默德·尤努斯

尤努斯之所以不知疲倦的这么做，力量可能不都来自“道德和主义”或者经济收益，更可能还来自他从中发现的乐趣。毕竟，谁都挡不住那些能找到乐趣的人。

目录

普拉西多·多明戈：永远的歌剧传奇 01

祖宾·梅塔：音乐医师 13

让·雷诺：从卡萨布兰卡到好莱坞的法国人 29

穆罕默德·尤努斯：独一无二的银行家 45

黄永玉：把往事拾起来 61

马未都：从王世襄到我 75

赵本山、郭德纲、周立波：笑星是怎样炼成的 93

陈忠和：再见，中国女排 123

郑欣淼：守望故宫 141

蔡铭超：做了很遗憾，不做更后悔 155

林毅夫：我在世行 17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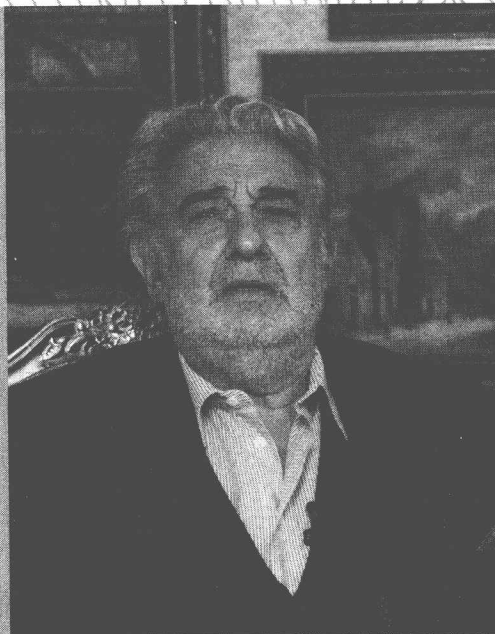
翟墨：一个人的大海 189

张黎：黎叔的「正道」 207

记录 2009 223

普拉西多·多明戈：永远的歌剧传奇

他是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，更是集各种纪录于一身的歌者。「3000场的演出，128个不同的角色」，如今88岁的他仍然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，前无古人的纪录使得他成为歌剧的传奇！





杨澜印象

他是男高音，他是男中音，他是乐队指挥，他是教育家，同时，他也是歌剧院的管理者，当今世界如此集大成者无出其右。然而比这些更神奇的是，也许世界上有许多人从来没有机会踏入歌剧院，但是我敢说，所有的人几乎都听过多明戈的歌声！



永远的歌剧传奇 ——普拉西多·多明戈

2009年初，著名歌唱家多明戈先生再次来到北京，出任北京华彬紫金剧院的艺术总监，这是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第二次来到中国，上一次是在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闭幕式上，他和中国歌唱家一起，在奥林匹克体育场上向全世界演唱。

杨 澜：在奥运会闭幕式上演唱对您来说是一次非常特别的经历吗？

多明戈：当然是的。

杨 澜：我知道您经常受邀参加一些世界性的大型活动，在这次闭幕式上同宋祖英一起演唱，有什么特别之处？

多明戈：真的非常特别。因为那首歌非常美，宋祖英也非常漂亮，她是位了不起的艺术家；张艺谋是位伟大的导演，人人都在期待一场盛况空前的仪式，他呈现给我们了。

杨 澜：是的。在这样一个体育场里演出，您个人的感受如何？

多明戈：我很激动。那一刻，场馆里有艺术家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，此刻你和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兄弟，大家在这里欢聚一堂，这种情况每四年才发生一次，需要精心准备。我简直无法形容那次的经历，让我感受到观众那种强烈的反应……

杨 澜：剧院可是容纳不了那么多观众的。

多明戈：是的，但是你是在奥运会场，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你，大家都沉迷在你的歌声中，被你歌唱的方法所深深吸引，闭幕式上那一刻足以让人动容，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参加闭幕式。

其实早在8年前，他和帕瓦罗蒂、卡雷拉斯一起组成的“世界三大男高音”，在紫禁城午门，就已经为中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做了一场令人难忘的演出。

杨 澜：自从2001年您不断地重访中国，是什么原因吸引您重访呢？

多明戈：因为多明戈国际歌唱大赛的缘故，我一直在关注中国歌手。还有中国的文化很不可思议，你们的传统，我所了解的中国的东西，都非常令人着迷，最重要的是我参演谭盾为我写的歌剧《秦始皇》。

2006年12月21日，由谭盾谱曲、张艺谋执导的歌剧《秦始皇》，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首演，这出制作费高达200万美元的演出，被视为大都会近年来最大手笔的制作，成为当年世界歌剧圈最盛大的演出。多明戈在这部歌剧中扮演了秦始皇，对于一名功成名就的艺术大师来说，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冒险，况且4个多小时的演出在体力上也绝对是一种挑战，多明戈冒这个险值吗？

杨 澜：您为什么要担任这个角色呢？这是个非常大的挑战，不是吗？

多明戈：就秦始皇而言，有很多关于他的历史故事，中国人对他下过很多定论，一方面他并不是很受人们爱戴的人物，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对广大人民实行残暴的统治。另一方面，他统一了全中国，修筑了万里长城，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。也多亏有了他，我们如今才能享受到一些东西，比如他建造的公路。

杨 澜：他统一了语言。

多明戈：是的，还有许多。这是个非常特别的角色。谭盾的作品里面，表现了他脆弱的一面，这是他（谭盾）写这个歌剧的初衷。你可以看出这个角色

高高在上，却又高处不胜寒。他失去了女儿，失去了他的将军，也失去了他的乐师，他位居万人之上，却是孤独的。歌剧呈现了这样一个深邃柔情的人物。因为他的痛苦，我渐渐地爱上了这个角色。我尽量去表现这一面，但是做起来很难。那一刻既要表现出无所畏惧、毫不在乎的样子，同时又要表现出经历着巨大的痛苦，所以我愿意不断地去表现。这个角色很有挑战性，但同时也让我感到很有成就感。

虽然秦始皇已经是多明戈塑造的第126个舞台形象，但扮演一个东方国家的帝王，多明戈还是与谭盾、张艺谋一起做了大量工作。

杨 澜：我知道您以语言能力而著称，您能用多种语言演唱歌剧，比如意大利语、西班牙语、法语、德语、俄语，甚至希伯来语，还有汉语，您有没有为汉语发音而发愁？

多明戈：这倒没有，因为我需要用中文说的只有“中国”一词，那是我唯一需要说的汉语词。

杨 澜：人人都为您的成就而惊讶，超过3000场的演出，126个不同的角色，数不胜数的唱片，各种其他的音乐会，等等。但是大家也都知道，人的嗓子是极为令人头疼的，它有没有让您失望过？

多明戈：我们的嗓子是种很精致的乐器，你身上有两个声道，它和钢琴、小提琴，或者其他任何乐器都不一样，因为你和它是一体的。这个乐器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，比如有人告诉你一则坏消息。

杨 澜：如果你哭泣……

多明戈：是的，如果你遇到了麻烦。

杨 澜：如果你没睡好。

多明戈：一旦出了点状况，你的嗓子就会出问题，所以各种因素都会影响到它，它太娇弱了。

杨 澜：就您的嗓子方面，您有没有什么糟糕的经历？

多明戈：在我的职业生涯里，偶尔我不得不取消一些演出什么的，因为我感冒了，或者太累了。不过我的嗓子还算忠诚，让我能一直演唱这么多年，能

做这么多。

多明戈出生在西班牙马德里，父母经营了一个西班牙萨苏维拉剧团，他跟随剧团演出移居到墨西哥，随后学习音乐。在以色列歌剧院开始演唱生涯，1968年他首次登上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，这次登台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了一周，他被突然告知要替一位生病演员救场。

杨 澜：我听说一个小事件，当时您正开着车，行驶在去大都会剧院的路上，突然有人要您演唱一个不同的角色。

多明戈：这已经是40年前的事了。因为我妻子过几天就要生产了，所以我不能到剧院。他们从剧院给我打电话时，我和我父母还有妻子正在外面购物。接到电话后我就和我父亲赶往剧院。我边开车边唱歌（预热嗓子），我旁边车里的人笑问我，我便放下车窗问道，你们去哪里？他们回答道，去大都会歌剧院。我说不要笑，因为今晚你们就是去听我的演唱。

一出歌剧动辄三四个小时，有时超过6个小时，对演员的体力也是极大的挑战，在多明戈最初登上歌剧舞台的几年里，他平均每3天要有一次演出，然而如此繁多的演出，却从来没有影响到他对歌剧表演的执著追求。

杨 澜：以前人们觉得歌剧演员就像是个唱歌机器，只为去达到high C，而您把戏剧音乐，与更高级的艺术结合起来。谭盾也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告诉我，他对您在表演上的精确性而着迷，说您在舞台上的表演，就像照片般精准。在您的职业生涯里，您是有意去这么追求的吗？对您而言，演唱歌剧不仅仅是唱歌而已，而主要是进行人物的创作吗？

多明戈：是的，这别无他选，你必须让大家都相信，你就是那个角色。在剧院表演与拍电影不一样。当你在舞台上表演时，你必须取悦所有的观众。面对众多观众，你的神态、动作等必须做出迅速的变化。而在拍电影时，在摄像机前，一切都可以放慢一些，那样效果会更好。如果在摄像机前像在舞台上那样表演……

杨 澜：那就乱套了。

多明戈：根本拍不出任何东西，全乱了。但是在剧院里，你必须得这么做。

丰富的舞台经验，来自多明戈 50 年的舞台生涯。至今他已经塑造了 126 个角色，演出超过 3400 场，成为歌剧史上塑造角色最多，演出场次最多的男高音；他还创造了演出后，返场次数最多，谢幕时间最长的纪录——1991 年在维也纳，演出《奥赛罗》返场 101 次，1983 年在奥地利谢幕长达 90 分钟。

杨 澜：您仍然保持着歌剧舞台上返场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，我记得两次都是在维也纳，一次是演出《奥赛罗》，另一次是演出《波西米亚人》。93 次和 101 次的谢幕，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跟我们说说在那里的经历吧。

多明戈：你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，观众呼唤你回去，他们都拒绝离开，你只能不停地对他们说谢谢。我和我的同事们都站在那里，和他们一起欢笑，最后我们干脆坐在了舞台上。你还能干吗？你该怎么做呢？

杨 澜：太有成就感了！

多明戈：是的，这些观众们的反应太不可思议了。歌剧迷们很像足球迷，他们非常……

杨 澜：疯狂。

多明戈：充满了激情，这太棒了！

多明戈与另外两位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、卡雷拉斯一起组成“世界三大男高音”。他们一起的演唱会，首先在 1990 年世界杯赛期间的罗马举行，初衷是为卡雷拉斯国际血癌基金会筹款，但由于演唱会获得空前成功，此后三人一直合作演出了 30 多场，直到 2007 年帕瓦罗蒂去世，所有的乐迷才不得不承认，这段辉煌已经过去。

杨 澜：帕瓦罗蒂的去世让您很伤心吗？

多明戈：当然，我们一起冒险，一起在全世界共举办了 30 多次三大男高音演

唱会。平日里我们度过了非常开心的时光，一起演出、排练、准备、聊天，一起吃晚餐，等等。当然过去三年已经不可能了，帕瓦罗蒂病得很重，一开始我们以为只是小恙，很快就会好起来，但不幸的是去年我们失去了他。他的离开是世界音乐的一大损失，我和卡雷拉斯更是难过，我们再也不能一起联袂，进行那些精彩的表演了。

杨 澜：跟我们讲一个在演唱时，你们都很开心的故事吧？

多明戈：当我们三人一起演唱时，那种感觉太美妙了。当其中一个人演唱时，他很享受这个过程，会有些临场发挥，每当这时我会说，这句你唱得很好，我要把它唱得比你更好，简直像在比赛，却是友好的比赛。我们也会开玩笑，和现场观众互动，这些都是节目的一部分。

杨 澜：但是，当你们第一次举办三大男高音演唱会时，当时是反传统的，有人甚至非常反感，他们觉得在歌手面前放上话筒，是对古典歌剧的一种侮辱。

多明戈：的确有这么一些人，我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感到遗憾。总体而言，这对人们来说是件美妙的事情，它给了人们一个机会去探索歌剧，许许多多的人给我写信说道，此前我从未想过要去剧院看歌剧，现在我去看了。

多明戈不仅仅活跃在舞台上，他录制了大量的唱片和歌剧演出的影碟；他也邀请电影导演来拍摄歌剧电影，他希望与不同的媒介合作，这样可以让歌剧接触到更多的观众。

杨 澜：我听说您即将出版一本新书叫做《歌剧的快乐》，您能否用几句简短的话概括一下，您是怎么来看这种歌剧的快乐的？

多明戈：正是这种快乐让我如此热爱歌剧，甚至在我的歌唱生涯中，都一直沉迷于此。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这个领域，这个神奇的世界。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歌剧那样美妙，但是有人觉得它已经过时了。说过时，有两种人是不会看歌剧的，一种是没钱看歌剧的人，因为它很昂贵；另一种是不懂歌剧的人，一旦他们了解了歌剧他们就会相信我。但大多数人都会去看。如果你有那种浪漫主义情怀，你充满激情，你就一定能看懂。当你听到这样的音乐，这种历史性的演出——这种演出是非常难的，因为人的嗓音要做出各种变化，用优

美的音色去表现剧本的内容，表现角色的感情，此时，这一定会是你能看到的最接近完美的，最美、最壮观的东西。

杨 澜：您怎么会有那么旺盛的精力呢？这是另一个让我们很困惑的地方。

多明戈：它源于我对事业的激情。

杨 澜：这种激情又源于什么呢？

多明戈：源于我选择的这个世界所呈现给我的所有的美。

杨 澜：您是否曾经预料到自己的职业生涯能持续这么久？您的事业开始得很早，您没有预料到能唱这么久的，是吗？

多明戈：不，从来没有。

杨 澜：所以您已经超越了您的梦想了。

多明戈：的确如此，能唱这么多年的确不容易，我现在也觉得很神奇。每天早上当我醒来时，都希望今天还能唱歌。我对延长了的歌唱生涯非常满意。如果我还能继续唱，少唱一天我也不干。当然，我在后台击过钟，指挥过合唱团，为流行歌手做过和声，我这一生做过很多不同的事情，所以现在作为交响乐团的指挥，我了解所有的乐器，了解他们所有的技巧。我觉得，作为指挥，必须要掌控全局，必须能领导所有成员。

杨 澜：我听说您能说出乐团里每一个乐手的名字，是这样的吗？

多明戈：我希望如此，但是有时人员会发生很大的变化。当然我认识和我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的，虽然剧院的工作人员很多，但是当你做指挥很久后，自然而然就能记住他们。

杨 澜：您在舞台上有没有恐慌过？比如在早期没有电子提示器，如果您忘词了您会怎么办？您会转过身去吗？

多明戈：我也是人，忘词的事情偶尔会发生，那时就得现编词，虽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，但是舞台上的紧张，却是你每天都要经历的。

杨 澜：现在也是如此吗？

多明戈：是的，作为指挥我不紧张，但当我唱歌时，我就开始紧张了。

杨 澜：人们把这个叫做创作紧张，这对伟大的演出是必要的。

多明戈：是的。

2009年多明戈将要塑造一个新的角色，威尔第歌剧《西蒙·波卡涅格拉》中的主角。这个角色不是一个男高音，这次他要改唱男中音。

杨 澜：最近您宣布要从男高音转向男中音，这太难以置信了，对您很多的同行来说，这是件很费力的事情。您确定这是您职业生涯里最后的转变吗？为什么您要在这个阶段去冒险呢？您在各方面都已经是功成名就了，如果您唱不上去高音了，您完全可以唱低一些的。

多明戈：不是说我打算转变成男中音，这只是个例外。这是因为，我在《波卡涅格拉》里的角色是男中音，这个角色太棒了。我一直说，这是我想演唱的最后一个歌剧，尽管这不是男高音的角色。但现在有个问题，那就是在《波卡涅格拉》后我还会继续唱歌，我已经答应了五家剧院进行演唱。我希望一切都能正常进行。我会出演一两个男中音的角色，但我还是会继续演唱男高音。

杨 澜：您对冒险持什么态度呢？你喜欢冒险吗？

多明戈：如果你不冒险，那你就不会有胜利，我觉得一个人的职业不能太单一，应当充满了意外，充满了冒险。

杨 澜：您的职业生涯里最大的冒险是什么？

多明戈：可能还没有呢——也许是《波卡涅格拉》。那是我扮演的第一个男高音角色，当时我只有34岁，还很年轻，大家都很担心。如今作为一个歌手，我已经进行了3400多场的演出，担任指挥演出了400多场，这是个非常大的工作量，我可以说，很难再找出一个人，能做这样多的工作了，但是我接受了挑战，而且一直演唱到今天。

68岁的多明戈依然每年为自己安排40余场的音乐会、50多场的歌剧演出。这样不可思议的日程，再加上他排练的时间，可以想象，他几乎没有业余生活，然而多明戈并不因此而感到遗憾。他说，能够在舞台上，扮演如此多的角色，表现如此丰富的情感，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幸运，甚至这些角色给了他面对死亡的力量！

杨 澜：您有没有曾经尝试，独自站在舞台上，面对一个空空的剧院？如果